

實力派無懼歲月催人 謝雪心 好到出汁



■為了角色更神似，心姐努力增肥十磅。

習泳遇真愛 二十歲下嫁初戀情人

心姐在父親教導下三歲開始習泳，六歲開始每年參加維多利亞海泳，由尖沙咀游到中環皇后碼頭，曾代表香港參加韻律泳比賽。而學游泳令她有認識初戀男友，相識到結婚，算是青梅竹馬，那時她才二十歲。[那時我一早練戲，練完戲再去練水，那個男仔是我泳隊師兄，和他相處八年，他是我初戀男友。當時我讀書功課有什麼不明白，練水時找他教，又或是一起研究泳姿，我當他是一個免費補習老師，二十歲決定結婚。婚後很快誕下女兒瑛瑛，三年後我想復出，全家都支持。]

收女兒家書感觸落淚

八、九十年代是影壇事業最光輝的日子，心姐成為最搶手的花旦。因為忙於工作，和獨生女瑛瑛相處時間較少，愛女的一封信令她哭成淚人。「因回自小已懂懂事，不用我擔心。後來她到外國讀書，我去探佢，2人在校園手拖手傾計，

謝雪心 好到出汁



■心姐雖然年過半百，但依然保養得宜。

每晚八點半扭開電視，都見到身為「郭皇太后」的謝雪心為保權位而不斷加害韓馬利飾演的「鄭太妃」，你覺得心姐好？她不表贊同，只因她好是事出有因，「郭皇太后是郭子儀的孫，出自名門，朝和鄭太妃只不過是洗腳婢出身，身分低微。再者郭皇太后與鄭太妃正如現代的大婆與二奶，本身已經為一個男人互相妒忌。在這情況下，你叫我這太皇太后點可以唔盡辦法去迫害鄭太妃呢？在我的角度，套劇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沒有一定的答案，你覺得我的角色好衰，但請回頭看看我為什麼會這樣呢？年輕時怕老公被搶，老了又要擔心皇上，所有事都是為家人而做。」

練習時嚇親老惡行

正當大家看著皇太后的惡行看得咬牙切齒時，心姐笑言大家看下去一定會很心涼，因為下星期即會(正片補拍)，一死，皇太后最後被馬元寶(李國麟飾)出賣，最後更慘死，「這套劇裡我常用眼神去做戲，初時成日用眼去『罵』後宮眾



■游水為心姐帶來的不只有樂趣，還有自己的健身幸福。

收女兒家書感觸落淚

八、九十年代是影壇事業最光輝的日子，心姐成為最搶手的花旦。因為忙於工作，和獨生女瑛瑛相處時間較少，愛女的一封信令她哭成淚人。「因回自小已懂懂事，不用我擔心。後來她到外國讀書，我去探佢，2人在校園手拖手傾計，談心，到我去機場接機，但佢咗封信給我，要我上機後才看，但我一入候機室已急不及待拆來看，點知睇完第一行，眼淚已湧出來，信中寫：「媽媽，我和你一起這幾天，已是我們在香港一年的相處時間。」那時心真是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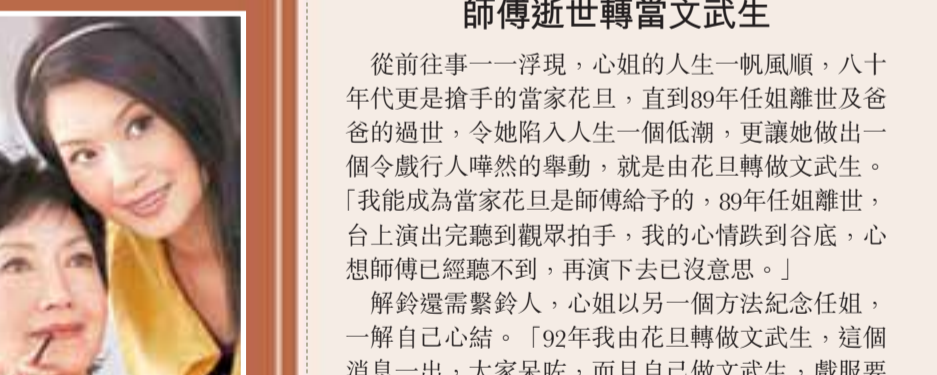


■劇中皇太后專橫，經常以毒計迫害鄭太妃。

憑《宮心計》中一句「姐姐想借嘅，係妹妹你嘅人頭呀！」令人心寒的對白，加上早前《巾幗梟雄》中大奶媽的奸招，奸到出汁的演技令謝雪心人氣高企，更一度成為互聯網人氣搜尋第一名。縱使被指抄《大長今》，但《宮》劇開播有36點，已被無線近6年開播收視。縱橫演藝圈46年，心姐從粵劇花旦做起，再踏入電視圈，均名利雙收。看看心姐的成績，誰敢說56歲的實力派，事業不可以再度逢春。

過度投入斷指甲

說得興趣，心姐更大力撥拍攝時事。當「當我被馬元寶出賣」他拿著皇帝遺語話皇帝要李怡繼位，當時我聽到好驚，想斷兩張指頭，但又知歎，這話是用錯斷不開，但我又投入火無起氣，拍完一睇，自己隻手指甲斷了。總之你追下去，包保集集都睇到你咬牙切齒。」



■心姐和女兒經常一同現身。十足一對好姊妹。

師傳逝世轉當文武生

從前往事一一浮現，心姐的人生一帆風順，八十年代更是搶手的當家花旦，直到89年任離世及爸爸的過世，她陷入人生一個低潮，更讓她做出一個令戲行人嘩然的舉動，就是由花旦轉當文武生。「我能成為當家花旦是師傅給予的，89年任離世，台上演出完聽到觀眾拍手，我的心情跌到谷底，心想師傅已經聽不到，再演下去已沒意思。」

「三小男人」台灣騷舞藝

張宇、陳昇、黃品源前晚在台北舉行「大人情歌之三小男人演唱會」，陳昇為配合黃聖傑，特別穿上蛋黃裝開唱，還搭配同款手袋，引發現場歌迷發笑。演唱會上，3人除合唱外，也各自演唱招牌歌曲，陳昇的《最後一次的溫柔》、黃品源的《小薇》、張宇的《曲終人散》等，都引起粉絲熱烈迴響。

黃品源在現場氣氛感染之下，也一騷舞技，加上情深款款唱情歌的模樣，讓現場歌迷陶醉不已。已步入中年的三人，雖有Super Junior (SORRY SORRY) 的歌舞(口不擇言)，還有年紀不大，但唱功不俗，一連演唱依林的輕快舞曲《分鐘落》，還有年紀不大，但唱功不俗，一連演唱依林的輕快舞曲(口不擇言)，還有年紀不大，但唱功不俗，一連演唱依林的輕快舞曲(口不擇言)。

文匯論壇

世上再無錢學森

張敬偉

10月31日，98歲的錢學森老人安詳辭世，世上又少了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科學大師。他的傳奇不僅是學者和科學家的佳話，而是聯繫着世上最樸素的愛國情感和錯綜複雜的現代國際關係史。

就前者而論，他在1949年矢志回國的心切和美國千方百計的阻撓，已經廣為坊間傳聞，映照了當年被麥卡錫主義籠罩下的美國社會風聲鶴唳的多疑和不安。就後者而論，錢學森一個人的經歷折射了從二戰到冷戰乃至中美兩國曲折複雜的交往史。二戰後期，美國是盟國的指揮部和全世界的嚮地，很多世界頂級科學家都雲集這個自由國度，傾盡全力服務於「曼哈頓工程」，期冀在納粹之前研製出原子彈和導彈，以結束法西斯軸心對人類的摧殘。在這個科學家的群體裡，就有成就於美國的錢學森。

當後人津津樂道於美國海軍部次長金貝爾評價錢學森「一個錢學森抵得上5個海軍陸戰隊」時，卻忽略了當時的嚴格背景。金貝爾同時也這麼說：「我寧可把這個傢伙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去。」反映中美兩國在冷戰初期勢不兩立的現實。

客觀而論，錢學森歸國，成為「中國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也間接確認了美國對其價值的評判。不過，也正是因為錢學森對中國航天科技事業的重大貢獻，使中國擁有了「兩彈一星」並成為航天大國，才確保了中國的大國地位。就此而言，錢學森被美國軟禁和夢迴祖國的那一刻，已經鑄就了中美兩國半個世紀的風雲傳奇。

斯人已逝 典範長存

斯人已逝，無論是中國給予錢學森的死後哀榮和愛國主義崇高評價，抑或美國當年當急欲收復有損美國主權的小丑雞籠，歷史已經證明錢學森回到中國成就更大。世上再無錢學森，因為科學巨匠的成就，不單需要科學家本人的學術素質和人格氣質，更需有成熟科學成就的宏大社會背景。錢學森生逢其時，在二戰和冷戰的複雜背景下做出影響其一生的抉擇。當今之世，全球化已成大勢，信息化無障礙，科學家可以相對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科研方向與學術歸宿。世界上的主流國家沒有哪個再敢明目張膽地毀棄美國當年的恩惠。世上再無錢學森，這卻不是錢永健(錢學森同宗任子)那種硬硬華裔高智商所變獲得者。

錢學森歸國之時，中國百廢待興，科研條件有限，因為錢學森回國的精神特別寶貴。現代中國，科學研究的軟硬條件較之當年可謂好上了天。但名校學生出國留學，「海歸」歸國創業者多，學成回國的頂尖學者反而鮮見。更諷刺的是，中國國內學術風氣漸趨急意，屢屢爆發的學術腐敗收場給學界敲響了警鐘。更重要者，國學一體的弊端，制約了中國出現「大師」級人才。正如錢學森所言：「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有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否不出傑出人才。」由此而論，世上再無錢學森，值得中國深思。

珠江兩條彩虹齊飛

劉斯路 資深評議員

周三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港珠澳大橋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工程有望在年底以前開工。與此同時，連接深圳和中山的「深中通道」，也在加緊前期工作。由於內地的工作效率高，說不定「深中通道」比港珠澳大橋先完工。筆者認為，兩項工程不排斥，相反，有比齊飛之效。相信，兩條彩虹齊飛珠江口，港澳地區與東西交通更為順暢，而粵東粵西以至南中國沿海則連成一片，成為珠三角地區發展的動力。

「深中通道」提出建設海底隧道的通江方案，這可避開兩項大橋方案的負面影響。同時，深中通道是按公路鐵路聯合方式修成，既連通廣珠、廣湛，以至到南粵和廣北的高速公路，另可上深汕高速公路直通香港。在鐵路方面，則連通廣深鐵路和廣珠、廣茂鐵路，最終通往南粵和越南、新加坡的亞亞鐵路。其樞紐功能，顯而易見。無論如何，珠江兩條彩虹齊飛，將成為南中國異軍突起的新風景線。

傳媒歪風不可長

彭智文 教育工作者

傳媒肩負監察政府，不平等嗎？代民發聲的重大責任，這一點毋庸置疑！單所周知，新聞自由是香港賴以成功的關鍵。十多年以前，前稅務局長黃河生事件，甚近期有環保署高層在辦公時間瀏覽色情網站等等，可見傳媒充分發揮「第四權」之能，敢於揭發，以正政府綱紀。如斯例子不勝枚舉。但前提是在傳媒的報道必須建基於公平、客觀、如實的基础上。今次有關特首曾蔭權所謂「嫖娼電燈膽事件」、「弟婦當值債券風波」中，個別傳媒顯然不是監察政府，而是興風作浪，把弄民意，從而打擊警隊警務市民的形象。此風實在不可長！觀乎近日某些傳媒對事件的渲染，筆者有如下數點觀察。

第一，報道手法拙劣，細看近日有關報章的標題，內容和圖片，時而把事件與陳水扁混為一談，時而誇言「親家」，若然言之鑿鑿，何不舉出具體的資料佐證？陳水扁事件與今天所謂「電燈膽事件」完全是兩碼子事件，二事並舉，目的就是要誤導群眾，製造誇張效果，令讀者以為事件的如此嚴重。後來，傳媒發現現狀是「電燈膽事件」鬧得不會多大，於是轉移焦點，質疑有關政策的可行性，隔了沒多日，抓破丁頭才搭得上曾蔭權弟婦購買雷曼債券然後索償一事上。現見其江郎才盡，搜盡枯腸的惡劇，牽連親視然後弟婦，跟誰呢？是朋友，然後是朋友的朋友？

第二，個別傳媒興風，某些議員作怪。既然個別傳媒說得如此大義凜凜，問的關鍵當然是特首曾蔭權有否違規違法？達了甚麼惡劣法？直至現在，沒有人可明確指出特首違反了甚麼法例，當中有何得實？「泛民」見甘其事件傳聞人心盡失，於是有機可乘，助紂張口言特首應該在事前申報親朋經營電燈膽一事，他該向誰申報？即是公開言的《最後一次的溫柔》、黃品源的《小薇》、張宇的《曲終人散》等，都引起粉絲熱烈迴響。

黃品源在現場氣氛感染之下，也一騷舞技，加上情深款款唱情歌的模樣，讓現場歌迷陶醉不已。已步入中年的三人，雖有Super Junior (SORRY SORRY) 的歌舞(口不擇言)，還有年紀不大，但唱功不俗，一連演唱依林的輕快舞曲《分鐘落》，還有年紀不大，但唱功不俗，一連演唱依林的輕快舞曲(口不擇言)。

社民連色厲內荏 只因擊中痛處

郭中行

社民連近日風波不斷，先是五名行委會成員集體辭職，抗議陳偉業處理捐款不清不楚；繼而接班之爭暗戰四起，內定接班的陶君行壓不到場，要黃毓民四處壓下火頭。加上近日民調顯示社民連的粗暴行徑愈來愈引起市民反感。接二連三的外憂內患，可以用一條主線去貫穿，就是內鬥嚴重，大佬壓場無力，各山頭藉此換班之時，紛紛出招，在幾位大佬對傳媒色厲內荏的背後，卻是一連串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在議會內搗亂。

日前特首高調回擊部分傳媒的不實指控，反對派立即起哄抽水，指斥特首干預傳媒自主，言論自由云云。在反對派口水橫飛之際，社民連的梁國雄卻在立法會內突然以粗鄙的言語辱罵記者，而該名記者只是向他查詢陳偉業的事件而已。不過是盡了記者本份，但不知怎的惹毛了尊貴的議員，不顧身份向記者開火。當日反對派對特首的批評，其實全部都可回梁身上，但他的情況更為惡劣，因為他對射的是打工的記者，而且這樣的指罵有失身份，連基本個人操守氣度亦欠奉，是從政客人士大忌。

梁國雄何以突然發瘋，有兩個可能，一是陳偉業案是黨內的禁忌，是黨的痛處，所以再聽到記者追問自然大動肝火，怒斥記者。二是他此舉不無隔山震虎之慮，因為當時不少記者在場，梁故意大聲斥罵，就是要警告其他記者，不想受辱就不要再追問陳偉業事件。這說明記者的提問點中了痛處，這個痛處不僅是陳偉業處理捐款不清不楚，更關係社民連黨內的權鬥。

處理陳偉業 雙重標準

五名行委會成員辭職對任何政黨都是一個危機，藉社民連換班之時，更是牽動大局的大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名辭職委員陶君行，他是社民連的政策大廚，幾個月前還在黃毓民的新書中洋洋灑灑寫了一篇序，足證感情深厚，是黨內的好同志。幾個月後卻乾坤易位，公然持虎鬚，連同幾位核心成員，集體辭職抗議黨中央的一意孤行，無視捐款不清不白的問題。這樣可以說是小事一宗嗎？可以一兩日就迅速調查清楚定案嗎？如果問題是這麼一目了然，這班社民連的核心成員為什麼要辭職抗議，為什麼明知此舉會重創黨的聲望，傷害黨內團結，還要知道如此，一些大佬竟然輕描淡寫的處理，不是心中有鬼，就是雙重標準。

大佬專橫 黨員不服

當然，社民連領導層千方百計要將事件淡化，希望將事件不了了之，主因就是要將黨內權鬥盡量壓下。社民連是以抗爭起家的政團，黨員來自五湖四海，都是富於抗爭勇於抗爭的架驚不馴之輩。創黨之初，百廢待興，自然由黨內的幾位大佬說了算，黃毓民亦以領導自居。在黨內頭指氣使，本來憑着在立法會上過場激烈政治秀得到黨內同志叫好，但早已說過激烈抗爭物極必反，黨抗爭行徑徹底走偏，少壯派逐漸意識到，覺得領導們不夠數，要主動抗爭。所以早前社民連的少壯派衝鋒隊聯辦的音樂會，惹毛了一直主張衝鋒隊黃毓民的黃毓民，大罵少壯派無大細，不讀書，令他丟臉。支持者更在其網上電台公然訓斥，少壯派年少氣盛，反唇相譏。雙方之後更在部分討論區展開罵戰，這些例子其實在過去屢見不鮮，這次不過將矛盾展露人前。

黨內權鬥在換班之際更加白熱化，陶君行被大佬欽點接班，由於他缺乏政治實力，聲望亦與一眾大佬相距甚遠，能夠獲大佬祝福接班，不過是因他易於操控而已。這自然難令黨內其他派系心服。黨主席本應一人一票推選，不過，眾大佬老早向外公佈向陶接班，毫無討論餘地，當然亦不必在

詹培忠挑戰「五區總辭」

古雲

反對派最近玩了很多花樣，在標電賭現金券，特首弟婦買賣債券獲得賠償上，全力攻擊特首的人格，但是一點點也沒有，市民亦知道他們沒有實據，只是在立法會浪費時間，千里來龍，無非是為了鋪墊「五區總辭」撈取選票。

詹培忠的判斷是他們根本不搞成，口講而做不來，人心不齊，勾心鬥角，唯求擊勢，宣傳多過實效。於是，詹培忠下了挑戰書，如果他們「五區總辭」成事，他本人也會辭職參選，在港島陪陪到地。這個挑戰，讓公眾和社民連十分欽佩，反對派發出問港派來港，要求反對派各政黨回答為什麼要進行挑戰，是否參加連署作出承諾，結果果卷沒有人回應。原來反對派各個政黨都在看風使舵，現在形勢不妙，人人都閃縮，不想再說下去了。

這齣戲轟轟烈烈開演，現在冷冷清清，原因是選民不支持。反對派內部的計過數，可能選票不足，有些席位也不穩不。在港島區，甘乃威事件令民主黨鬧崩卸架，聲譽掃地，在這個時候宣布辭職，是為了公投，還是為了黨綱，如何解釋，傷透腦筋。港島區的選民會不會相信一兩個人的說「這是公投」，就會當權連署是公投，道理是什麼？香港的選民，另可上深汕高速公路直通香港。在鐵路方面，則連通廣深鐵路和廣珠、廣茂鐵路，最終通往南粵和越南、新加坡的亞亞鐵路。其樞紐功能，顯而易見。無論如何，珠江兩條彩虹齊飛，將成為南中國異軍突起的新風景線。

詹培忠詞鋒犀利，立法會對「反對派議會對「不成事」的辯論沒有

人出面迎戰，裝聲扮勢，已經輸了頭城。若真要進行「五區總辭」，遇上像詹培忠這樣的對手，一定要反對派作出交代，切勿雙重標準，選舉辯論的主題已經轉形變化了。「公投」云云，反而沒有選民有興趣，假如出現這種場面，反對派將會「偷雞不到蝸把米」。

建高鐵並非奉承中央

馬彥

每逢香港政府推出與國家政策接軌的計劃時，有些人就會說成是奉承中央，用他們的口說，就是「好大喜功，奉承中共」。近日談論沸騰的高鐵工程項目，便被歸納為特區政府奉承中央的舉措。

港府提出興建高鐵，要與國家的宏觀調建成一線。香港作為國家高鐵路其中一個重點接駁城市，本是「城市的榮耀」，「發展的機遇」，但社會有種工程幼稚病，只見見六千三百億元的巨額費，卻望不見工程背後的戰略意義。以「成本高」、「棄量成疑」、「民反對」等理由，使將這項深具宏遠意義的高鐵計劃全盤否定。那些人以為，特區政府不建本建造一條接軌內地的鐵路，是不懂「向中央說不」的阿諛行為。

高鐵的重點在於接連全國，形成強大的聯繫網絡，不被過慮化。這就是興建高鐵的理由，機會錯失的經濟損失將會更大。東京至八戶的東北新幹線落成後，成功帶動島全年旅客消費總額增加一點四倍至二百六十六億日圓；法國及台灣的高鐵每年客量亦分別為超過一億一百萬人次及三千二百萬人次，有效帶動周遍地區發展。反對香港興建高鐵路的人，只以巨額成本條件反對地反對；他們單從眼前利益出發，眼前成本高，破壞環境，就是最荒唐的對反對理由，高齡背後的深意義卻一筆抹殺。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更應堅持真理，以科學的工程和發展眼光，配合國家大勢，為港人謀求真正的利益。所謂奉承中央的說法，究竟奉承了甚麼？配合國家發展，促進特區利益，這又何說到奉承上？事實勝於雄辯，高鐵已研究籌備經年，只要規劃得宜，精心部署，高鐵路計劃必須堅持下去。科學的計劃是罵不倒的。

成龍率「新七小福」慰問災區長者



■成龍擔任陳思思(右)的「美艷之路」演唱會特別嘉賓。中央社

「三小男人」台灣騷舞藝



■成龍率子弟兵到高雄慰問八八災區的長者。中央社

成龍昨率子弟兵「新七小福」，到高雄慰問八八災區的長者，與數十名長輩同樂。除上台獻藝並上台與老人們玩遊戲外，還為11月壽星慶生。成龍一行人上台表演前還先至上台與長輩們親密接觸，問話家常。成龍說，年少時曾住過台灣兩年，老婆也是台灣人，他一直愛台灣。成龍並在下台遇到一名長者，是他40多年前演「七小福」的影迷。成龍教導「新七小福」學藝前要先學做人，因此公益活動更不能落人後，除兩名成員拍片無法抽身外，其餘5名成員都前來參與活動。

前晚成龍就為內地歌手陳思思的台灣演唱會站台，合唱了《恍然如夢》，唱完後他笑說「不過關」，還要再來一曲。不過，成龍說，如果要來台開唱，就是舉辦慈善演唱會。兩人合唱完後，成龍笑問：「好了以嗎？」陳思思回應說：「太好了！」成龍之後與「新七小福」合唱《男兒當自強》。結束演唱後，成龍表示很久沒在台演唱了，上一次就是參加周華健的演唱會。